

《夺冠》：平安归来就好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本来想以“重新出发的《夺冠》……”作为本文开场，转念又觉不对，分明是空中长距离航班，在经历了雷暴、冰雹、鸟袭、颠簸气流、动力故障、乘客不适、航空管制、目的地无法降落等困扰后，改飞备降，谁想又面临大雾和大风，在空中盘旋八圈，眼看燃油耗尽，最后只能冒着偏离跑道的危险紧急迫降。观众围上去一看，好家伙，简直千疮百孔，连起落架都只打开了一个，早已不是它出发时该有的模样。万幸之余，不知道该夸赞机长威武，还是该细究他的判断及驾驶不当。

《夺冠》是经典三段式四引擎宽体机型，除了隐形的驾驶舱，舱体主要分割成三个舱位，即头等舱、商务舱和经济舱——头等舱是上宾，落座的是80年代“五连冠”女排传奇。商务舱聚焦2008年北京奥运，郎平带领美国队阻击老朋友率领的中国女排，最终美国队夺冠，中国女排在家门口憾排第三。经济舱时光流转更加接近当下的里约奥运会，“铁榔头”归来率队，带领着并不具备一流实力的中国女排，绝处逢生逆袭夺冠。

个人比较喜欢经济舱的部分。东京奥运会的搁浅，让里约奥运会赛场的国歌显得更当下也更亲切。是时的中国女排，早已不再是80年代的女排神话，她们从千禧年后的新一轮峰值坠入深谷，退出了世界一流强队的阶梯。可就是这样一支只想着自己，不知道为什么打球的散沙队伍，在郎平的女排改革和重新打磨下，奇迹般逆袭夺冠。其中导演对“女排精神”结构和重构的夹私，让这部电影在老主题上开出了新花。

新老队员猜对方心里想着谁，老队员心里想的是郎平，新队员想的是自己，这就是时代



的缝隙。郎平的出现，不是用她的铁腕把缝隙拉近、弥合并缝上，更不是让某种被认定为的正确性去主导一切，而是尝试在上面架一座快乐之桥，让老女排的精神和当下人的精气神贯通。借着人物的困惑，影片对女排精神和体育精神作了新的、更适应于当代气质的诠释。比如我们还需要那么多冠军吗？正如片中隐约给出的答案，当我们民族足够强大，人们足够自信，多一个冠军或少一个冠军似乎并没那么重要。

影片对头等舱部分的叙述及其节奏，与商务舱和经济舱部分多有脱节。头等舱部分除了苦练，就是高压式的鸡汤，上来有点强灌猛灌的架势，戏剧性的编排和电影语言的调度并不多。我能感受到导演想要郎平年轻时的“苦”，与后来她想推行的“快乐”理念对位，但中间毕竟还隔着一个商务舱，而且从头等舱到商务舱的切换，画风和节奏都迥异。给我的观感是，先看了半天传奇女排的幕后花絮，直到巩俐饰演的郎平出来，电影总算开始了。

就目前呈现的故事框架来看，电影完全可以重剪，故事从2008年郎平率领的美国队阻击中国女排开局，然后通过郎平在美生活的失意，来追忆80年代“五连冠”女排的磨砺与辉煌。当然，改也有改的问题，这样一来，影片就更像是《郎平传》了。郎平虽然是中国女排的灵魂人物之一，但不是全部，是时的“女排精神”，是那个金色年代的集体性结晶，不能归功于具体个人。这也是这部电影从出发就存在的困境，因为它既不能拍成纪录电影，也不能拍成人物传记，只能在二者的夹生中求生存之道，同时还要谨小慎微，生怕每一个夹私的唐突和冒进。■

